

# 原住民政治版圖的持續與變遷： 1992-2008 立委選舉的總體資料分析<sup>\*</sup>

包正豪<sup>\*\*</sup>

## 《本文摘要》

本文以 1992 到 2008 年間 6 屆立委選舉的得票資料來探究國內主要政黨的原住民選票分布情形，並同時以區位推論方法來估計得票穩定程度與其流向，以嘗試釐清影響國內主要政黨於原住民立委選舉當中的得票差異與穩定情形的原因，同時將更進一步闡述原住民政治版圖的持續與變遷對國內政黨體系發展的影響為何？研究結果顯示，國民黨在原住民選民內所獲得的選舉支持並未若想像中穩固。國民黨相當一部分的選舉支持植基於地方型政治人物的地盤選票，當此類政治人物與國民黨的結盟關係破裂，即導致國民黨社會支持的衰退，與政黨體系的重組。換言之，原住民選舉研究若以政黨為分析對象，而忽略地方型政治人物的組織力量的話，或將導致對原住民政治的認知偏誤。

關鍵詞：原住民、個人選票、立委選舉、跨層次推論

<sup>\*</sup> 本文初稿發表於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舉辦之「2010 中國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高雄：2010 年 11 月 5-6 日。

<sup>\*\*</sup> 淡江大學全球政治經濟學系助理教授。E-mail: 129456@mail.tku.edu.tw。

## 壹、緒論：研究問題與動機

原住民選舉行為研究在台灣一直未受重視，探究其可能原因，係就全國性選舉而言，原住民選票流向，因其數量不足全國總數的 2%，對最終結果影響微乎其微，<sup>1</sup> 因而為學界所忽視。其次是原住民選舉制度與行為的特殊性。在制度方面，為促進少數族群參政權利，原住民單獨設立「專屬選區」(reserved/dedicated seats)。無論選舉人或被選舉人，概以屬人為原則，限定僅有具備原住民身分者方能為候選人或選舉人 (Reynolds 2005)，而又依其在 1949 年以前設籍地點而區分為山地與平地原住民。<sup>2</sup> 因為選區係以身分區劃，故無論山地或平地原住民的立委選區，均以全國為地理界線，與總統選舉相同，但極其不平均的選民分佈，造成研究困難。在原住民選舉行為方面，國民黨每在原住民選區獲得壓倒性的優勢，往往囊括大多數選票與席位。長期的穩定致使原住民選舉的「變異性」不足，無法引發學界研究興趣。於是乎，原住民選舉行為研究即落入學界研究的極邊陲，乏人關注研究。

然而自 1995 年第三屆立委選舉後，國會政治生態丕變。國民黨名為多數黨，但實際上，則呈現國民黨、民進黨、新黨等三黨不過半的局面。跨黨派的原住民立委聯盟，成為關鍵少數而「政治勒索」(political blackmail) 能力大增。同時間，原住民立委選舉的結果亦開始有所變化，國民黨的獨大優勢開始消退。1998 年，首度有非國民黨籍平地原住民立委當選。<sup>3</sup> 2001 年，親民黨成立並獲得相當數量原住民選票支持，在山地和平地原住民部分各有一席斬獲。2004 年，國會當中首度有自區域選出的民進黨籍原住民立委。<sup>4</sup> 凡此種種，莫不提示我們，原住民立委選舉的「變異性」已經增加，過去為國民黨所獨占的原住民政治版圖已經有所改變。有鑒於此，本研究以國會全面改選以來迄今 (1992-2008) 的原住民立委選舉結果為範例，試圖描繪原住民政治版圖的持續與變遷，並嘗試釐清影響政治版圖持續與變遷的因素。本研究分為六個部分，首先於緒論說明研究問題與動機。其次進行文獻回顧，並陳述本研究的切入點。再其次，將說明本文的研究方法與設計。第四部

<sup>1</sup> 以 2008 年立委選舉為例，是年全國共有 17,179,656 名選舉人，山地原住民為 167,020 人，平地原住民為 156,052 人，兩者合計才占全國總選舉人數的 1.88% (中央選舉委員會 2010)。

<sup>2</sup> 依《原住民身分法》第 2 條之規定，所謂原住民，包括山地原住民及平地原住民，其身分之認定，是依下列規定：山地原住民：臺灣光復前原籍在山地行政區域內，且戶口調查簿登記其本人或直系血親尊親屬屬於原住民者。平地原住民：臺灣光復前原籍在平地行政區域內，且戶口調查簿登記其本人或直系血親尊親屬屬於原住民，並申請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登記為平地原住民有案者。

<sup>3</sup> 第一位非國民黨籍的原住民立委是 1992 年山地原住民立委選舉中獲勝的瓦歷斯貝林，但平地原住民部分，要一直到 1998 年才有全國民主非政黨聯盟的蔡中涵當選。

<sup>4</sup> 第一位民進黨籍原住民立委是於 1995 年以不分區代表方式選出的巴燕達魯。

分則是進行資料分析，討論候選人得票分布離散情形與穩定性。第五部分則聚焦討論變換黨籍參選對候選人得票的影響。最後則是結論。

## 貳、文獻檢閱

所謂「政治版圖」，係指從政黨得票率出發，將政黨在不同地理區域的得票分布，予以分類，從而找出政黨得票強弱、穩定與變遷的一種分析方法。透過政治版圖分析總體資料，政黨得票強弱或是穩定與變遷的地理區域可以被確定，並且描述。國內最早運用此一研究方法進行選舉相關研究的是洪永泰（1994；1995），其整合選區內歷屆選舉投開票所的地理範圍（依村里界線將投開票所合併為村里）及投票紀錄，挑選政治指標變數（一般而言，是用特定政黨的得票率）進行集群分析（cluster analysis）。透過變異數分析和區辨函數判讀，致使選區內所有村里，依「同群間同質性愈高，不同群間的平均數差異愈大」原則，被分別區辨成爲不同的政治集群（political clusters）。當政治集群被區辨出來後，政黨的選票在橫跨時間軸的地理分布便可以確定；不同政黨在同一時間點上的選票空間分佈，也可以被劃定（張世仁 2001, 3）。

「政治版圖」之應用主要在於以總體資料來輔助選舉預測，基本上假設選民投票傾向有其延續性。從長期來看，各地理區域內的投票結果相當穩定。假設選舉本身仍爲維持性選舉，民意調查資料當中投票意向未表態之個案，即可依其所屬集群來判定該個案投給特定政黨或候選人的機率，輔以已表態個案，則對最終選舉結果做出預測（洪永泰 1994）。然而「政治版圖」本身沒有理論基礎，誠如洪永泰所言，「政治版圖」是選舉實務工具，既無法解釋政治集群何以形成，也無法預測是否能夠穩定持續。即便如此，「政治版圖」的發想與概念，仍啓發學界後續相關研究。

「政治版圖」所引發的第一個研究問題是，特定政黨在各政治集群當中穩定得票的意涵爲何？「政治版圖」內各政治集群的穩定，是政黨在該區域總體得票的穩定。然而由於總體資料累積過程所造成的資訊缺失，我們無從判斷這表面上看起來是相當穩定的得票，在歷屆選舉當中是否由同一群人組成（固定支持者），亦或其實是不同的選民支持卻剛好形成穩定得票率的「巧合」。爲回答此一問題，徐永明（2000；2001）提出「忠誠選民」的概念，將在兩個時間點上選舉支持對象一致者，定義爲忠誠選民。而後以 Gary King(1997)的「區位推論模型」(Ecological inference, EI model)爲基礎，以迴歸分析方式來估計忠誠選民的比例，進而檢證前述有關得票穩定問題的背後選民組成結構。其研究發現，民進黨忠誠選民的比例呈現高低起伏的狀態，並推論「歷年來(1992-2000)民進黨忠誠選民的政治支持度並不如想像中穩定」（徐永明 2001, 109）。不過，這個推論的基礎卻

是建立在「被污染」的資料結構上。同時處理不同性質選舉（立委、縣市長、直轄市長、總統）的資料來進行投票穩定度分析，在推論上，無法排除選舉制度的影響，是比較不恰當的研究設計。

但徐永明（2000；2001）的主要學術貢獻不在其研究發現，而在於使用以總體資料推論個體行為的區位推論方法，來釐清選民投票的流動方向與幅度（flow of the vote）。區位推論是一種跨層次推論（cross-level inference），試圖從總體層次之區位數據，跨越累積過程中造成的資訊缺口，以統計方式來重建、推估原來必須有個體資料才能得知的訊息。這種研究方法因此成為「政治版圖」（總體層次資料）與「投票穩定度」（個體層次資料）的對話窗口。易言之，即為黃紀（2005, 1-7）在探討研究選民投票穩定與變遷（electoral stability and change）的分析方法提到的。在討論「投票穩定與變遷」這個主題時，學界應超出臆測與常識階段，而發展較為嚴謹的測量方法，來估計選票的流向與幅度，繼而釐清總變量（gross change）與淨變量（net change）的差異。其後，學界更進一步嘗試透過檢測各級選舉的總體得票數字，再藉由人文區位資料或各地的質化深度訪談（李世宏 2008；徐永明 2000；張志仲 2007；張益超 1999；陳若蘭 2001），亦或輔以個體調查資料的分析（張世仁 2001），來推論影響各地選民投票穩定度的可能因素。

跨層次推論的方法並不侷限於區位推論。「政治版圖」是選舉結果分布狀態的描述，屬於「選舉的地理」（geography of elections）。地理學界嘗試解釋這種地理分布現象，而與政治學界對話。其強調「空間與地方」會影響個體層次的投票行為與總體層次的投票結果。這類研究因而成為地理學研究下的獨特次領域：「選舉地理學」（electoral geography）。其基本邏輯是，首先界定空間關係是否相鄰，而後以「空間自相關」（spatial autocorrelation）的指標來探索空間型態，確認是否有空間聚集的現象。最後建立空間迴歸模型（spatial regression model），以驗證空間效應的存在與否。實際操作上，則是運用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將選舉結果視覺化，其次則運用統計指標（通常是 Moran's I）來判斷是否存在聚集現象。最後分兩步驟進行迴歸分析，先以傳統迴歸驗證空間異質性（spatial heterogeneity）是否存在，造成相同人文區位因素在不同空間產生不同影響，繼而以空間迴歸模型檢證空間相依性（spatial dependence）的存在與否。如果空間異質性確實存在，且在控制人文區位變數後，鄰近空間之得票分佈仍有顯著解釋力，則證明投票行為並非空間獨立，而是與鄰近地區有所關聯（賴進貴、葉高華與張智昌 2007, 39-44）。

空間分析在臺灣選舉研究的應用，主要是與晚近地理學界「將地理學帶回政治學研究中」（bring geography into political research）的主張密切相關（賴進貴、葉高華與張智昌 2007, 35）。地理學界以空間分析這個分析工具逐次檢測台灣各級選舉的總體得票數據，或

單純以 GIS 讓資料視覺化（施雅軒 2005），或以總體人文區位和空間迴歸（Lay, Chen, and Yap 2006; Lay, Yap, and Chen 2008; 王鈺婷 2008; 蕭惠娟 2009; 賴進貴、葉高華與張智昌 2007）來證明投票行為會受到空間關聯影響。這些研究與政治學的對話建立在「脈絡效應」（contextual effect）或「鄰近效應」（neighborhood effect），主張選民投票行為會受到居住環境的影響，即政治學界所謂「內生性影響」（endogenous effect）（徐永明 2001, 97-98）。

不過，就台灣個案而言，縱使選舉地理相關研究在總體層次證明脈絡效應的存在，但部分政治學實證研究以 EI model（徐永明 2001）或個體調查資料（張佑宗與趙珮如 2006）分析所得之發現卻不支持這個結論。張佑宗與趙珮如（2006, 26-28）甚至發現居住在本身支持政黨較弱勢地區的選民會比居住在本身支持政黨較強勢地區的選民，有更高的機率會投給本身所支持的政黨。<sup>5</sup> 換言之，空間分析所預期的「脈絡效應應使政黨支持度變化會呈現空間擴散的型態」（賴進貴、葉高華與張智昌 2007, 52）仍未釐清。

「政治版圖」基本上是以政黨為分析單位，但在 2008 年以前，我國民意代表選舉制度係採行「複數選區單記非讓渡投票制」（multi-member district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SNTV）。即便 2008 年選舉制度改革後，也只有區域選區的立法委員選舉制度改為單一選區兩票制，原住民立委選舉和其他層級民意代表選舉仍維持 SNTV 制度。SNTV 制度下的選民必須被迫「選黨也選人」，候選人的競爭對象不僅是敵對政黨的候選人，而是除了自己外的所有候選人。換言之，SNTV 制度具有鼓勵候選人建立個人選票（personal vote）的特質（Batto 2009; Reed 1994; 高世垣 2000; 盛杏媛 1999, 73-74; 黃秀端 1994, ch. 4）。在這樣的情形下，如仍以政黨為分析單位，將同黨籍的數位候選人得票合併為單一變數，據以作為劃分政治版圖的依據，其所反應的是：以政黨角度觀察的宏觀總體層次之增減相抵後的淨值，亦即是系統層次的「常與變」（continuity and change）的結果。

然而透過這樣的方法來分析政治版圖的持續與變遷，存在一個方法論上的問題。在 SNTV 制度下，政黨得票是個別候選人的得票加總累計，政黨得票的變動亦是個別成員的變動加總合成的。如果僅考慮淨變量（政黨得票）的變化情形，而不去分析個體（候選人）層次內各類型變化過程的總量（總變量），我們無由知道政治版圖變遷的真正過程、方向與幅度，更遑論想找出影響變遷的原因。有鑒於此，學界有以候選人為主，探討候選人選票的集中與分散程度，繼而推測未來政黨政治發展情勢的研究。國內最早碰觸這個議題的是劉義周（1986; 1991; 1992）對國民黨責任區輔選配票制度及其效果的系列研究。

<sup>5</sup> 賴進貴、葉高華與張智昌（2007）的研究其實也發現所謂「政治孤島」的存在，即一群選民居住在本身支持政黨極弱勢的地區，卻仍未受影響而堅定支持原有政黨。不過，賴進貴等並未處理這個問題，而是作為未來研究興趣帶過。

其研究發現指出，國民黨的責任區是可以將票源在不同候選人間移轉，而且每次選舉所分配的責任區並不相同，所以候選人並沒有自己票源。包正豪（1997）對新黨的研究，亦復得到相類似結論。換言之，政治版圖是政黨的選票，不一定與候選人有關。

不過劉義周對國民黨責任區的研究，其所涵蓋的時間點，最晚是到 1989 年的立委選舉（1980-1989），而包正豪對新黨「自動配票」之研究亦是 1995 年的橫斷面研究，其所獲致結論原本就僅限特定政黨，同時是否仍適用於現今政治環境，應須重新審視。盛杏浚（1999）回應這個問題，以 1983-1995 年間立委選舉為研究範圍，計算個別候選人在各鄉鎮市區得票率的標準差，藉以衡量政黨在民主化前後得票集中度的變化來推測政黨政治的發展情勢，發現國民黨責任區輔選制的逐漸失去效用，候選人必須更仰賴自身選區經營來增加勝選機率。林繼文（1999）則嘗試以相對應分析法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來檢測台中縣地方派系在立委選舉得票分布情形與強度，得出派系組織力量不容忽視的結論。繼承盛杏浚的標準差計算法，鮑彤（1999）對選舉地盤（候選人票源凝聚程度的地理分布）作廣泛而深入的討論。其中對於候選人與政黨選票之間的關係，鮑彤（1999, 145-151）以何嘉榮和侯海熊兩位有黨籍變化者為個案，發現政黨對票源影響力是有限的，候選人個人地盤相當穩固，不受參選黨籍影響。同時，在討論政黨與候選人地盤的關係時，則得出和劉義周相異的結論：國民黨責任區票源並無法有效移轉（鮑彤 1999, ch. 3）。

吳偉立與洪永泰（2005）以第五屆立委選舉台聯候選人得票為焦點，以「累積得票數百分比 / 累積村里數百分比」為基準的 Gini 係數、「累積部分村里得票數百分比」、「跨時期村里得票變化情形和得票率前 5% 及 10% 村里更換程度」等三項指標進行分析。個案（林志隆）分析結果指出候選人個人組織地盤有長期穩定的情形，且不受黨籍轉換影響。<sup>6</sup> 周應龍與陳陸輝（2008）則以趙永清參選第四、五、六屆立委選舉的得票情形為個案，<sup>7</sup> 分別以上下限法 (method of bounds)、區位迴歸 (ecological regression)，以及以 EI model 為基礎改良的 Multinomial-Dirichlet 階層模型來估算趙永清不受黨籍移轉的個人選票數量，並得出和吳偉立與洪永泰（2005）相類似的結論。

綜合以上討論，可以發現候選人不受黨籍轉換影響的個人選票是存在的。比較遺憾的是，前述研究普遍以個案研究為焦點，研究涵蓋時間通常較短，研究結果較不具系統性，致使在推論整體上受到比較大的限制。正因為這樣的限制，這些研究成果無法和「政治版圖」之變遷相連結，透過系統性的討論來釐清個人選票來源與政治版圖變遷間是否存在關聯，甚至為影響因素。有鑒於此，本文將以前述文獻理論為基礎，從候選人個人得票來源變遷與其運作邏輯出發，而後再結合政黨角度來檢測原住民政治版圖變遷的影響因子。

<sup>6</sup> 林志隆參選第三到五屆立委選舉，分別以國民黨、民主聯盟、台聯等不同政黨身分參選。

<sup>7</sup> 趙永清參選第四屆立委時為國民黨籍，第五屆則是無黨籍，第六屆又改以民進黨籍參選。

## 參、研究方法與設計

自上述文獻回顧中得知，從政黨整體角度出發時，表面上穩定的政黨勢力分布可能暗藏劇烈內部變化。本文因此嘗試承續前人努力成果，並從候選人角度切入，來觀察影響政黨在不同地理區域得票差異和穩定與否的因素。然而原住民立委選舉有其特殊性，特別是「選民分佈極端不平均」與一般區域立委選舉迥異，造成大量極端值，扭曲各項統計係數，恐造成解讀誤判。因此，本文在進行分析之前，將先設立「進入分析門檻」，以最大程度來避免影響。<sup>8</sup> 首先因為原住民立委選舉係採「屬人選區」，而原住民在各鄉鎮市區的分佈並不平均，部分鄉鎮市區甚至完全沒有原住民投票或設籍。因此，在分析單元部分，舉凡該鄉鎮市區當屆有效票數為 0 者，排除於當屆分析資料。而在連續兩屆選舉中，舉凡該鄉鎮市區於分析時間範圍內任一屆有效票數為 0 者，在討論得票穩定時，將排除於分析資料。<sup>9</sup>

其次，就研究對象而言，是要確定那些候選人是「有認真參選或被選民認為有認真參選」的值得研究對象。若使用 SNTV 制度的理論當選安全得票率  $1/(N+1)$ ， $N$  是候選人數，顯然是不適當的。過高的標準不僅過濾掉所有未當選人，甚至在特定狀況下，有可能將當選者也過濾掉。吳偉立與洪永泰（2005, 192-193）對台聯立委的個案研究中，曾為避免抹去台聯這個政黨存在於台灣選舉板塊的特殊位置，將門檻放寬為  $1/(2N+1)$ ，來定義「認真參選」。不過，這個標準放在原住民立委選舉中仍然過高，將會篩選掉近半數 (5/11) 的民進黨籍候選人。民進黨自 1992 年迄今，每次僅提名山地和平地原住民候選人各一人，<sup>10</sup> 任何候選人被排斥於分析之外，等同於將民進黨排除於原住民政治版圖的討論。基於維護研究完整性的理由，本文將「認真參選」的操作型定義設為：「候選人得票數根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規定，能獲發還保證金者」。<sup>11</sup> 按此標準篩選，1992 到 2008 年六次原住民立委選舉，山地與平地合計總候選人次為 102，其中 11 人次未通過門檻標準，因此進入分析的有 91 人次，涵蓋除台聯外，<sup>12</sup> 國內所有主要政黨（國、民、親、

<sup>8</sup> 本文研究範圍是 1992 到 2008 年間六次原住民立委選舉，使用的得票資料全數來自中央選舉委員會選舉資料庫，由筆者自行再處理以適合本文研究需要。

<sup>9</sup> 之所以採取鄉鎮市區為分析單元的原因是，現有原住民選舉投開票紀錄，除 2008 年外，均以鄉鎮市區為單位，投開票所紀錄均已佚失不全。原住民人口統計資料亦係以鄉鎮市區為基礎單位，故本文採用鄉鎮市區為分析單元。

<sup>10</sup> 除 1992 年平地原住民立委選舉部分，民進黨未提名候選人外，其後所有立委選舉，民進黨於山地與平地原住民選舉部分均各提名一人。

<sup>11</sup>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32 條第 3 項第 2 款規定之不予發還保證金者：未當選之候選人，得票不足各該選舉區應選出名額除該選舉區選舉人總數所得商數 10%。

<sup>12</sup> 台聯僅於 2001 和 2004 年兩屆原住民立委選舉提名楊仁煌參選平地原住民立委選舉，山地原住

新)的候選人。

談到原住民立委選舉，一般社會印象是國民黨的鐵票區。在綿密的黨務組織動員下，國民黨不僅囊括大多數選票，也幾乎贏得所有席次。有研究主張，國民黨綿密的黨務動員系統和實際政治資源的利誘與威脅，加上原住民傳統對國民黨的認同，是國民黨主宰原住民選舉政治的最重要原因（海樹兒 2007, 131-133, 142-145）。這樣的說法其實經不起檢驗，下表 1 是 1992 到 2008 年原住民立委選舉結果，可以明顯看出，無論是平地原住民（平原）還是山地原住民（山原）選區，當選席次部分，平原自 1998 年起，山原自 1992 年起，均有非國民黨籍當選。同時，國民黨的得票率呈現持續下降趨勢，而以 2001 年親民黨成立後最為明顯。有研究認為，這是因為原住民對宋楚瑜個人的擁戴，因而支持親民黨的結果（海樹兒 2007, 146-147）。換言之，親民黨是全然倚賴宋楚瑜，仰賴對宋楚瑜個人的支持來動員群眾的政黨。因此，親民黨的選票基礎必然將如宋楚瑜的個人魅力般，來自於（原住民）社會的廣泛支持。如果後者是對的，親民黨候選人的得票應當相對均勻分佈。若前者是對的，延伸的問題是：為何碰上宋楚瑜，國民黨的組織動員、威脅利誘，和原住民的傳統認同就通通失效？同樣地，無黨籍候選人在歷屆選舉當中都有當選者，且得票數量有日漸增加的趨勢。這些都是過往研究所遺留未能解釋的問題，需要實證資料來驗證。

---

民部分則提名林文生。2004 年選舉時，楊仁煌未通過本文所設門檻標準而被排除。



表 1 1992 至 2008 年原住民立委選舉結果

平地 原住民		國民黨			民進黨			親民黨			無黨籍		
選舉 年度	應選 席次	提名 人數	當選 人數	得票 率	提名 人數	當選 人數	得票 率	提名 人數	當選 人數	得票 率	提名 人數	當選 人數	得票 率
1992	3	6	3	83.59	-	-	-	-	-	-	3	0	16.41
1995	3	4	3	66.70	1	0	2.80	-	-	-	4	0	30.50
1998	4	4	3	78.60	1	0	6.50	-	-	-	1	1	6.50
2001	4	4	3	54.80	1	0	8.00	2	1	30.10	2	0	7.10
2004	4	2	2	44.29	1	1	13.23	2	1	21.09	4	0	21.39
2008	3	2	2	56.81	1	0	8.71	1	1	18.20	1	0	16.27

山地 原住民		國民黨			民進黨			親民黨			無黨籍		
選舉 年度	應選 席次	提名 人數	當選 人數	得票 率	提名 人數	當選 人數	得票 率	提名 人數	當選 人數	得票 率	提名 人數	當選 人數	得票 率
1992	3	5	2	73.83	1	0	5.90	-	-	-	3	1	20.26
1995	3	6	3	84.80	1	0	2.70	-	-	-	2	0	12.50
1998	4	4	3	66.15	1	0	7.50	-	-	-	4	1	26.35
2001	4	4	1	42.00	1	0	5.30	3	1	25.80	4	2	26.90
2004	4	2	2	37.80	1	0	7.09	1	1	14.92	5	1	40.19
2008	3	2	2	52.65	1	0	8.04	1	1	10.26	3	1	29.05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2010），由筆者自行計算得之。

因此，建立進入分析門檻後，本文將先針對原住民立委選舉政治版圖作系統層次「常與變」的描述與說明，並用「地區催票率之平均標準差」來檢證全體候選人的得票離散程度。過往研究在討論候選人得票情形時，多以「得票率」（候選人得票數／總有效票數）表示。但得票率高低排除投票率的影響，致使無法釐清候選人在特定選區的真正努力成果。「催票率」是用候選人得票數除以總選舉人數，不僅可以比較候選人得票情形，還能夠更進一步比較候選人的選區動員成效。鑒此，本文以催票率代替得票率來檢證得票離散程度。

「地區催票率之平均標準差」所寓含的假設是「得票離散程度較大的候選人，其多數選票必然來自少數地區」。但現實狀況是，原住民選民的地理分布極不平均，從 0 人到萬餘人均有。因此，必然會發生得票數較多的鄉鎮市區並不代表某一候選人在該鄉鎮市區有「地盤」性質的政治力量，但就該候選人的得票情形而言，卻是他主力票源地。也有可能某一候選人在少數鄉鎮市區有極高催票率，看似地盤，但所貢獻的得票數卻微不足道。為矯正各鄉鎮市區有效票數不同所產生的缺失，本文引用吳偉立與洪永泰（2005, 192）的

「累積部分村里得票數百分比」衡量指標，但依本文需求，改以鄉鎮市區為分析單元，並考慮各鄉鎮市區選舉人數差異過大（請見下表 2），而將累積鄉鎮市區數做不對等切割（前 2%、前 5%、前 25%、後 75%），用「累積部分鄉鎮市區得票數百分比」來彌補因採催票率而忽略各鄉鎮市區選民數差異的問題，並觀察是否有具有「少數地區擁有多數選票」的情形。

表 2 1992 至 2008 年原住民立委選舉人數地區分佈比例（依累積百分位數）

選區別	類別	個案數	佔總數比例	1992	1995	1998	2001	2004	2008
平原選區	前 2% 鄉鎮市區	8	2.2	42.4	40.5	37.8	34.9	35.4	30.5
	前 5% 鄉鎮市區	10	2.7	27.9	27.1	25.7	24.6	20.9	22.8
	前 25% 鄉鎮市區	74	20.1	25.7	27.6	30.6	33.6	35.8	37.8
	後 75% 鄉鎮市區	276	75.0	4.0	4.8	6.0	6.9	7.8	9.0
山原選區	前 2% 鄉鎮市區	7	1.9	33.1	32.2	30.8	29.3	27.6	26.2
	前 5% 鄉鎮市區	11	3.0	30.8	29.8	28.4	26.9	25.1	24.0
	前 25% 鄉鎮市區	74	20.1	31.5	32.3	33.7	35.5	37.5	38.8
	後 75% 鄉鎮市區	276	75.0	4.6	5.7	7.2	8.2	10.2	11.0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2010），由筆者自行計算得之。

由於文獻中對候選人得票穩定情形的看法並不一致，因此本文將針對具有特定條件（有連續參選經驗且得票數進入分析門檻者）的候選人進行個案分析，觀察其跨時期鄉鎮市區得票變化情形，和該候選人催票率前 5% 和 10% 鄉鎮市區的更換程度，嘗試釐清過往研究之爭議。此外，也將針對特定候選人（有連續參選且曾有變換黨籍經驗、歷次選舉得票數均進入分析門檻），以 Hierarchical ecological inference model 推估跨時期該候選人「忠誠選民」（連續兩屆選舉均投給同一對象的選民）的數量，觀察轉換黨籍對得票情形產生的影響為何。

因此，本文將利用上述四種衡量工具，試圖先找出原住民立委候選人的選票分布類型，並分析個體（候選人）層次內各類型變化過程的總變量，再回歸政黨角度，討論系統層次的「常與變」是否受到個體變化的影響，以確認原住民政治版圖變遷的影響因素，使我們對原住民選舉政治有更清晰與深入的認知和瞭解。

## 肆、候選人選票分布離散程度與穩定性

SNTV 選舉制度下的候選人所面對的是一個大選區（地理範圍和應選名額），而候選人僅須獲得相對較低百分比的選票即可當選，因此，制度上的選區和候選人所認知的「選

區」會有所差異。若候選人以部分區域為其選區，其經營焦點會在這特定區域，票源亦會集中於此。反觀若候選人以整個地理選區為其心目中的選區，那麼他不會有所偏重，所反應出的自是票源的平均分散（盛杏媛 1999, 81）。放在原住民立委選舉的制度系絡下來看，候選人面對的是地理範圍等同全國的超大規模選區，選民分佈同時受到地理和族群的切割，呈現不平均分布狀態，在資源有限的前提下，合理的做法是集中資源來經營特定選區，票源自然相對集中。

表 3 1992 至 2008 年原住民立委選舉各政黨得票集散度

選舉年	平地原住民選舉				山地原住民選舉			
	國民黨	民進黨	親民黨	無黨籍 *	國民黨	民進黨	親民黨	無黨籍 *
1992	11.7	-	-	5.5	13.2	3.9	-	6.2
1995	11.6	5.6	-	5.5	8.8	5.3	-	6.6
1998	11.6	5.8	-	6.8	12.2	7.2	-	5.3
2001	7.6	8.5	7.7	8.5	8.6	4.6	5.9	5.9
2004	8.8	9.4	5.8	3.8	9.4	4.1	5.8	4.5
2008	9.0	5.1	8.9	4.8	10.4	5.3	5.4	8.5
總計	10.0	6.9	7.5	5.8	10.5	5.0	5.7	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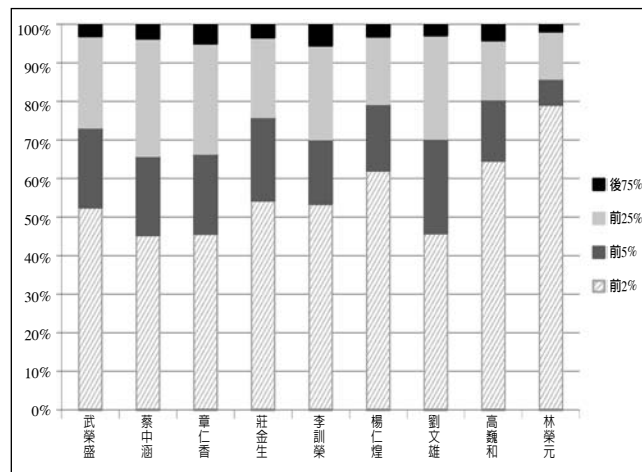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2010），經作者自行計算得之。

說明：\* 新黨僅在 1995 原住民立委部分提名 1 人，台聯候選人僅在 2001 和 2004 年於山原和平原選區各提名 1 人，且有 1 人次未能跨越分析門檻，為便利分析之故，全數歸類為無黨籍。

上述推論受到實證數據的側面支持。上表 3 是 1992-2008 年原住民立委選舉各政黨的得票集散度，國民黨平均標準差為 10%（平原）和 10.5%（山原）。其他政黨與無黨籍參選人之得票集散度（標準差）遠低於國民黨，但至少在 5% 以上。過往研究指出，國民黨籍參選人得票較集中的原因是，該黨以地理區為責任區的輔選制度協助參選人切割選區，以便使選舉資源運用最具效率，參選人與政黨互蒙其利（劉義周 1991, 269）。至於非國民黨籍參選人雖無政黨組織奧援，亦會因為個人對選區的認知而傾向致力經營特定區域。換言之，就原住民立委選舉部分，我們可以預期各參選人得票分布不平均的狀態，也就是各參選人會有各自「地盤」的形成。

不過，由於原住民選民分布極不平均，將所有鄉鎮市區得票率都納入計算的平均標準差，某種程度可能會有「選舉人分布偏差」的扭曲效果。圖 1-1 到圖 6-2 是 1992 到 2008 年六屆立委選舉的各參選人累積鄉鎮市區（依得票數排序）百分比。如果參選人得票相對平均，以 2008 年選舉為例，參酌前表 2 的選舉人數數據，前 2% 的鄉鎮市區應該獲得約 30.5%（平原選區）或 26.2%（山原選區）的選票。同理，後 75% 的鄉鎮市區應該獲

得約 9%（平原選區）或 11%（山原選區）的選票。因此，參選人得票數若不符合這個比例，且數字差距過份嚴重時，我們可以宣稱「該參選人的得票主要來自於少數若干鄉鎮市區」。同樣以 2008 年選舉為例，參選人平均在前 2% 鄉鎮市區拿下 40.5%（平原選區）或 40.8%（山原選區）的選票，遠超過理論上應有之比例。而在後 75% 的鄉鎮市區部分，參選人平均獲得 7.8%（平原選區）或 7.4%（山原選區）的選票，亦遠少於應有比例。事實上，不僅 2008 年的選舉結果如此，1992 年起歷屆選舉均有此情形，且愈是早期選舉，其分布偏差愈嚴重，選票過度集中的情況是極為明顯的。<sup>13</sup>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2010），經筆者自行計算得之，以下圖 1-2 至圖 6-2 亦同。

圖 1-1 92 平原立委選舉累積鄉鎮市區得票數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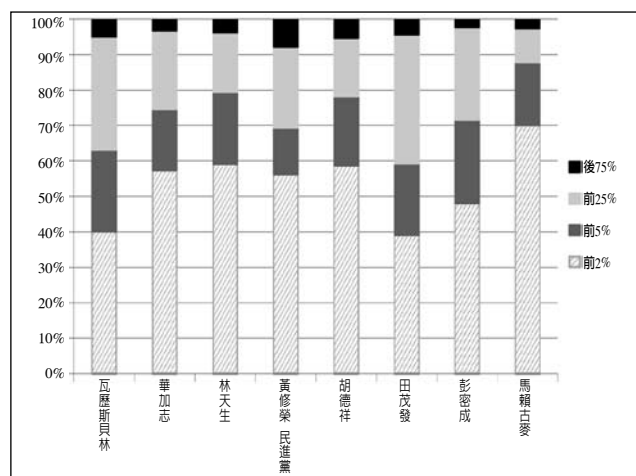


圖 1-2 92 山原立委選舉累積鄉鎮市區得票數百分比

<sup>13</sup> 歷屆選舉當中，僅有 1995 新黨山原參選人溫梅桂、1998 民進黨平原參選人馬耀古木、2001-2008 無黨籍山原參選人高金素梅的得票分布較趨近於選民分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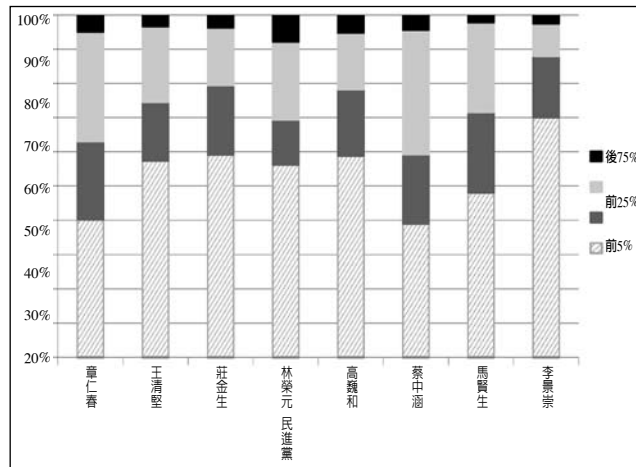


圖 2-1 95 平原立委選舉累積鄉鎮市區得票數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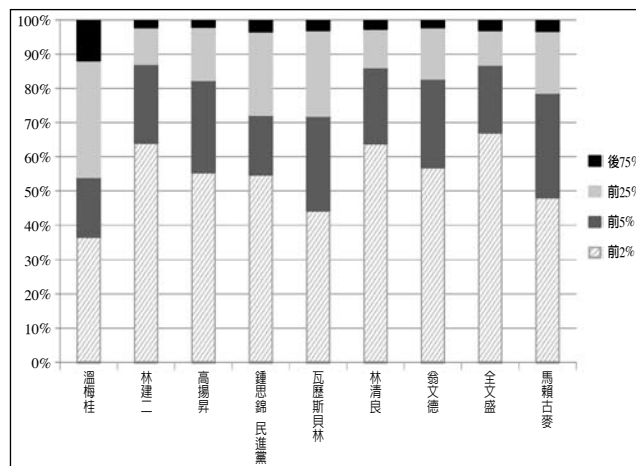


圖 2-2 95 山原立委選舉累積鄉鎮市區得票數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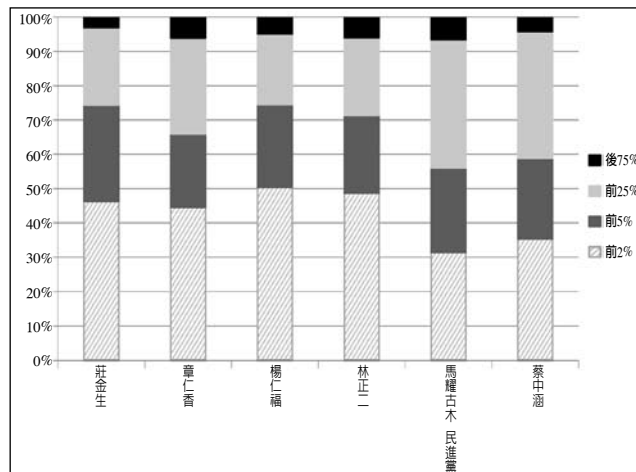


圖 3-1 98 平原立委選舉累積鄉鎮市區得票數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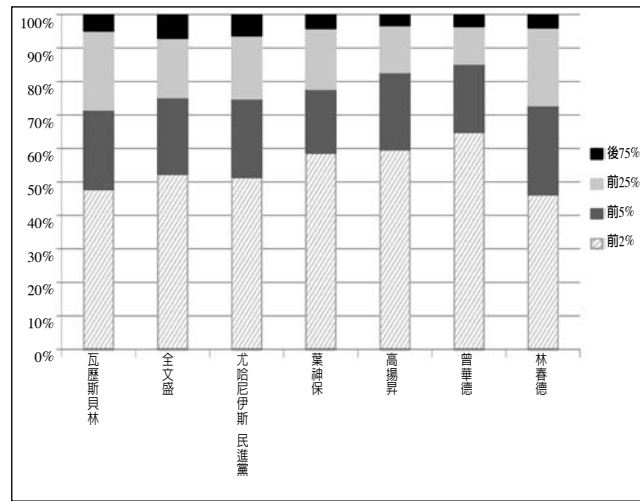


圖 3-2 98 山原立委選舉累積鄉鎮市區得票數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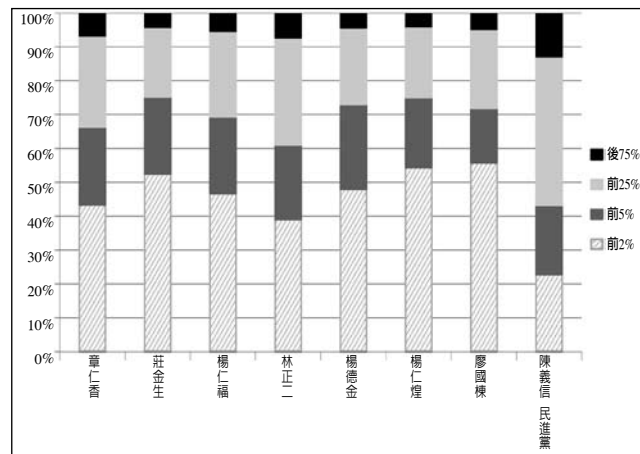


圖 4-1 01 平原立委選舉累積鄉鎮市區得票數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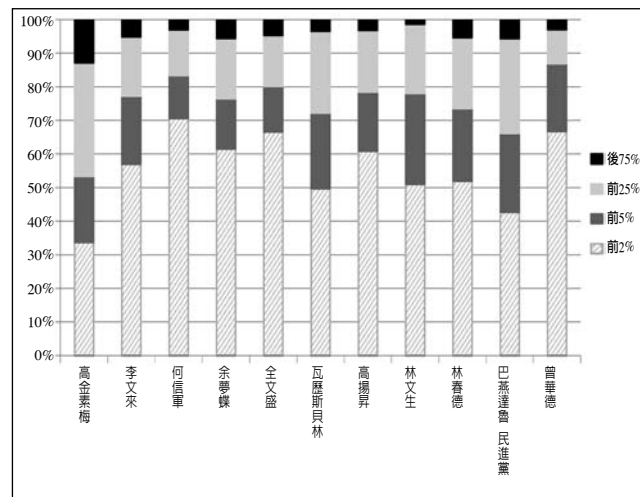


圖 4-2 01 山原立委選舉累積鄉鎮市區得票數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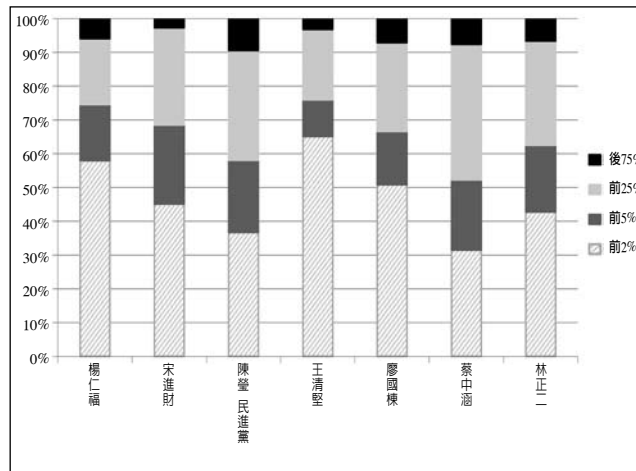


圖 5-1 04 平原立委選舉累積鄉鎮市區得票數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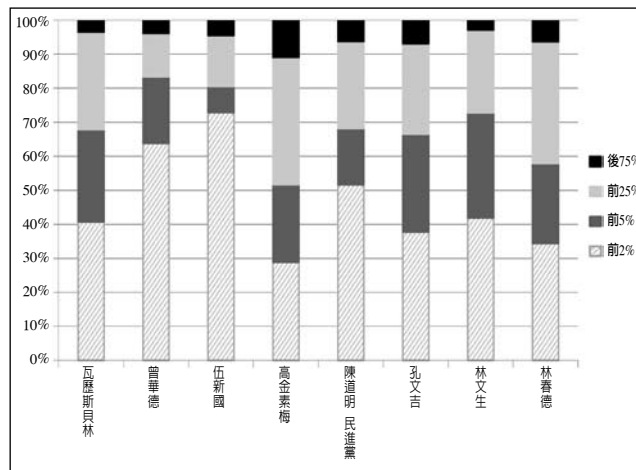


圖 5-2 04 山原立委選舉累積鄉鎮市區得票數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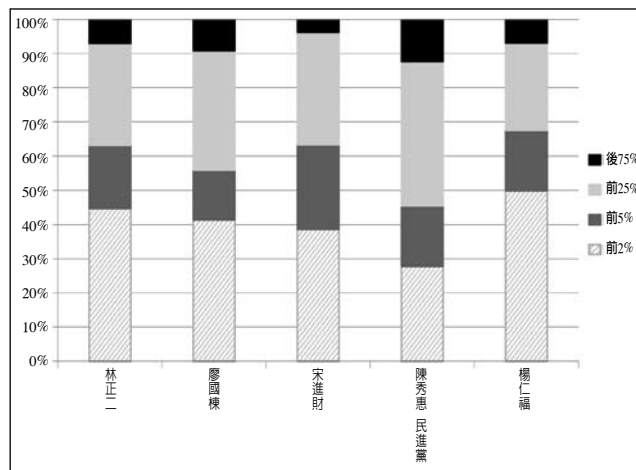


圖 6-1 08 平原立委選舉累積鄉鎮市區得票數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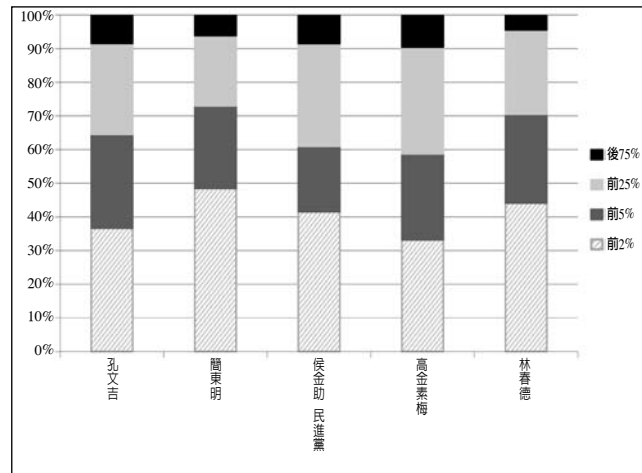


圖 6-2 08 山原立委選舉累積鄉鎮市區得票數百分比

既然原住民立委有選票分布集中的情形，這意味著個別立委參選人「可能」會有特定的票源區。因此，接下來，本文擬探究參選人過去參選主力得票區域的穩定性，針對有連續參選經驗，同時每次得票都能進入分析門檻的參選人，觀察其催票率前 10% 和前 25% 鄉鎮市區的更換幅度。不過，誠如前述討論當中所提及的問題，由於原住民選舉人的分布極其不平均，縱使特定參選人在個別鄉鎮的催票率又高又穩定，但可能對於該參選人當選的助益極其有限。因此，為避免「選舉人分布偏差的扭曲效果」過分干擾研究，本文將僅處理選舉人數居全體前 25% 的鄉鎮，約涵蓋九成以上原住民選民。同時，從參選人的觀點來看，所謂「主力得票區域」（地盤），除了催票率高外，還應該對該參選人的當選有相當貢獻。所以在討論地盤強度時，本文將不僅止於以催票率的強度與穩定性來測量地盤強度，而是同時也將納入「選票貢獻率」（參選人鄉鎮得票數除以總得票數）的概念，觀察對其總得票貢獻最大的前 10% 和前 25% 鄉鎮的更換幅度。然後同時考慮催票率和選票貢獻率，將連續兩屆選舉催票率和選票貢獻率都排名在前 10%（或前 25%）的鄉鎮市區數，除以當次選舉催票率和選票貢獻率在前 10%（或前 25%）的鄉鎮市區數作為該參選人地盤強度的指標。換言之，所謂「主力得票區域」，就本文的界定而言，是指那些催票率高且對參選人得票總數有顯著貢獻的地區。

下表 4-1 和表 4-2 的資料，除少數個案（山原全文盛和曾華德）外，可以看出催票率與選票貢獻率均居前 10% 鄉鎮市區的更換幅度頗大。就平均值而言，平原參選人的穩定度為 20.1%（排除民進黨則為 21.1%），山原參選人為 30.7%（排除民進黨則為 39.7%）。若將「主力得票地區」的標準放寬到催票率和選票貢獻率均居前 25% 時，平原參選人的穩定度上升到 37.0%（排除民進黨則為 43.3%），山原參選人則是 36.6%（排除民進黨為



43.9%)。換言之，原住民立委參選人連續參選時，前後兩屆的主力得票區域很不相同，似乎每次得票的鄉鎮分布都會重組。即便如此，仔細觀察兩表的數據，則可發現，經過地方選舉逐級參選而到立委層級的參選人，如平原參選人的莊金生、林正二、廖國棟、楊仁福，以及山原參選人的瓦歷斯貝林、全文盛、林春德、曾華德等，主力得票區域（前 10% 和 25% 等兩類）的穩定度高過其他從政經歷背景的參選人；同時變換黨籍參選時，特別是由國民黨轉向其他政黨時，穩定度特別不穩，與前期相比，會有劇烈變化。

表 4-1 1992 至 2008 年平原候選人主力得票區域穩定情形

候選人姓名	選舉年	參選黨籍變化	前 10% 穩定率	前 25% 穩定率
蔡中涵	92-95	國民黨	57.1%	78.9%
	95-98	國民黨—無黨籍	28.6%	47.4%
	98-04	無黨籍—親民黨	57.1%	63.2%
章仁香	92-95	國民黨	42.9%	42.1%
	95-98	國民黨	0.0%	42.1%
	98-01	國民黨	28.6%	47.4%
莊金生	92-95	國民黨	57.1%	68.4%
	95-98	國民黨	85.7%	68.4%
	98-01	國民黨	85.7%	73.7%
高巍和	92-95	國民黨	85.7%	68.4%
	95-98	民進黨	28.6%	31.6%
林榮元—馬耀古木—陳信義—陳瑩—陳秀蕙	98-01	民進黨	14.3%	36.8%
	01-04	民進黨	28.6%	36.8%
	04-08	民進黨	28.6%	31.6%
林正二	98-01	國民黨—親民黨	14.3%	47.4%
	01-04	親民黨	14.3%	63.2%
	04-08	親民黨	57.1%	52.6%
廖國棟	01-04	國民黨	42.9%	68.4%
	04-08	國民黨	57.1%	73.7%
宋進財	04-08	無黨籍	71.4%	78.9%
楊仁福	98-01	國民黨	57.1%	70.0%
	01-04	國民黨	57.1%	60.0%
	04-08	國民黨	71.4%	75.0%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2010），經作者自行計算得之。

表 4-2 1992 至 2008 年山原候選人主力得票區域穩定情形

候選人姓名	選舉年	參選黨籍變化	前 10% 穩定率	前 25% 穩定率
瓦歷斯貝林	92-95	無黨籍—國民黨	75.0%	60.0%
	95-98	國民黨—無黨籍	62.5%	55.0%
	98-01	無黨籍	62.5%	40.0%
	01-04	無黨籍	75.0%	65.0%
馬賴古麥	92-95	國民黨	75.0%	70.0%
黃修榮—鍾思錦—尤哈尼伊斯卡卡夫特— 巴燕達魯—陳道明—侯金助	92-95	民進黨	12.5%	20.0%
	95-98	民進黨	12.5%	35.0%
	98-01	民進黨	12.5%	40.0%
	01-04	民進黨	12.5%	45.0%
高揚昇	04-08	民進黨	0.0%	5.0%
	95-98	國民黨	50.0%	80.0%
全文盛	98-01	國民黨	75.0%	80.0%
	95-98	國民黨	75.0%	65.0%
高金素梅	98-01	國民黨	62.5%	55.0%
	01-04	無黨籍	37.5%	60.0%
孔文吉	04-08	無黨籍	50.0%	55.0%
	04-08	國民黨	50.0%	70.0%
林春德	98-01	國民黨—親民黨	25.0%	60.0%
	01-04	親民黨	12.5%	35.0%
	04-08	親民黨	25.0%	35.0%
曾華德	98-01	國民黨	87.5%	90.0%
	01-04	國民黨	87.5%	95.0%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2010），經作者自行計算得之。

讓我們感興趣的是，既然整體來說，參選人的地盤得票並不穩定，那麼是哪些鄉鎮市區會比較穩定？為答覆這個問題，本文以連續參選三屆以上的參選人作為個案，觀察催票率和選票貢獻率始終維持在前 10% 的鄉鎮市區分佈狀態（參酌討論前 25% 的鄉鎮市區）。<sup>14</sup> 首先比較平原選區當中的莊金生和章仁香，這兩位都於 1992 到 2001 年間，以國民黨籍連續參選四屆立委選舉。莊金生催票率和選票貢獻率均居前 10% 的鄉鎮市區，雖然從 37.5%（92-95 年）下降到 25%（95-98 和 98-01 年），但若將標準放寬到前 25%，則其穩定率從 38.9%（92-95 年）穩定上升到 55.6%（98-01 年）。其中花蓮縣的光復鄉和玉里鎮，歷經五屆選舉，莊金生的催票率和選票貢獻率始終都在前 10%，可謂莊金生的穩

<sup>14</sup> 各研究對象歷屆選舉前 10% 和 25% 催票率和選票貢獻率的鄉鎮資訊，因佔用篇幅過多而暫略，有意了解者請與作者聯絡。

定地盤。若以前 25% 的鄉鎮為標準，花蓮縣全縣 13 個鄉鎮市中，僅有卓溪、萬榮、秀林等三個山地原住民鄉不在其地盤內。莊金生在當選立委之前，曾兩任光復鄉長和連任兩屆省議員。

反觀章仁香，1992 首度參選時是國民黨報准，也是其第一個競選的公職，1995 年則是獲得正式提名。兩屆選舉當中，僅有其故鄉所在的台東縣長濱鄉，穩定留在催票率和選票貢獻率前 10% 的鄉鎮內。1998 年再度參選時，長濱鄉退出前 10% 的主力地盤區（催票率跌出前 10%，但選票貢獻率仍維持在前 10%），章仁香的主力地盤改為以台東縣的台東市和大武鄉為主。從 1992 到 1998，即便我們將主力得票區的標準放寬到催票率和選票貢獻率均居前 25%，章仁香的地盤穩定度也不及三成。但當 2001 年第四度參選時，催票率和選票貢獻率前 10% 的鄉鎮穩定度提高到 25%，放寬到 25% 時，有接近半數 (44.4%) 的鄉鎮很穩定。不過綜觀四次選舉，只有故鄉所在的長濱鄉，一直都是章仁香的主力地盤（前 25% 的標準），而其地盤穩定度一直要到擔任兩任立委後（1995 到 2001），經過六年的經營，才能與地方型政治人物莊金生的地盤穩定度相提並論。

第二組平原立委參選人，本文選定楊仁福和林正二為個案，兩者均自 1998 到 2008 連續四屆參選。前者一直以國民黨身分參選；後者則 1998 代表國民黨，2001 年起變換黨籍代表親民黨。楊仁福自 1998 年參選起，歷屆主力得票區域均為花蓮縣所屬鄉鎮市，1998-2001 催票率和選票貢獻率都在前 10% 的比例是 37.5%（花蓮市、壽豐鄉、瑞穗鄉）。2008 年不僅前述三個鄉鎮市仍留在地盤中，吉安鄉也進入地盤，致使前 10% 地盤穩定率達到五成。如果放寬標準到催票率與選票貢獻率的前 25%，花蓮縣 13 鄉鎮市當中有 10 個連續四屆都在楊仁福地盤當中，沒進入地盤的是卓溪、萬榮、秀林等三個平地原住民選民數極少的山地原住民鄉。前 25% 地盤穩定率從 1998 年的 50% 逐步上升到 2008 的 61.1%。楊仁福故鄉是花蓮市，當選立委前，曾三連任省議員。

林正二的故鄉是台東縣太麻里鄉，當選立委前曾任台東縣國代和省議員。連續四屆催票率和選票貢獻率均在前 10% 的鄉鎮僅有太麻里鄉。但整體來說，放寬標準到催票率和選票貢獻率前 25%，2001 年脫離國民黨改以親民黨名義參選時，地盤穩定度為 38.9%。2004 以親民黨身份連任時，地盤穩定度提高到 50%。2008 第三度以親民黨名義參選時，雖然以催票率和選票貢獻率前 25% 的標準來看，其地盤穩定度回落到 2001 年的水準。但其前 10% 催票率和選票貢獻率的地盤卻從原先的 12.7% 大幅提升到 37.5%（卑南、大武、太麻里等鄉維持穩定）。換言之，雖然 2001 變更黨籍參選對林政二地盤穩定度有顯著影響，但經過兩任同黨旗幟（親民黨）下的經營，林正二的地盤逐漸穩固。

平原立委參選人的最後一個個案是蔡中涵，1986 即為國民黨所提名參選立委成功，1992 國會全面改選時仍代表國民黨參選。1995 再連任，但 1998 則退黨參選，同樣獲得連

任。2001 為親民黨不分區立委，2004 則以親民黨籍參選平原立委，未當選。蔡中涵與章仁香較類似，兩者首度參選公職的職位都是立委，較無地方基礎，而蔡中涵又更極端一點，幾乎完全仰賴國民黨的組織動員輔選。<sup>15</sup> 因此，若以催票率和選票貢獻率前 10% 為標準，蔡中涵四屆選舉沒有任何地盤存在。若放寬為前 25%，蔡中涵主力穩定得票區域是都會地區原住民聚集地（台北縣市、桃園縣、基隆市），以及其出生地台東縣成功鎮。<sup>16</sup>

山原參選人部份，本文首先比較全文盛和高揚昇，兩人俱以國民黨籍連續參選 1995 至 2001 三屆選舉。全文盛，布農族，參選立委前曾兩任南投縣信義鄉長（亦為其故鄉）。三屆立委選舉當中催票率和選票貢獻率均達前 10% 的地區是南投縣信義鄉，高雄縣的桃源鄉和那瑪夏鄉，以及台東縣的海端鄉和延平鄉，而這五個鄉全部都是布農鄉鎮（布農族人口比例超過 50%），1995-1998 地盤穩定率高達 75%。2001 年則因為花蓮縣卓溪鄉的催票率退出前 10%（選票貢獻度仍在前 10%），而導致其前 10% 地盤穩定率下降為 62.5%。高揚昇則是桃園縣復興鄉的泰雅族人，參選立委前為救國團總幹事和國民黨工，主要任職服務地區是桃園縣、宜蘭縣、台東縣。三屆選舉催票率和選票貢獻度均達前 10% 的有桃園縣復興鄉（其故鄉）和宜蘭縣南澳鄉等兩個泰雅鄉鎮（泰雅族人口比例超過 50%）。如果將標準放寬到前 25%，則可發現桃竹苗和北宜等五縣內泰雅族主要聚集地區均是高揚昇的主力得票區。不過，相較於地方基層政治人物出身的全文盛，高揚昇的地盤穩定度遠不如全文盛穩固。全文盛能夠將地盤擴大到所屬族群分布的主要鄉鎮，高揚昇則只能固守家鄉，以及極少數同族群鄉鎮。

第二組比較個案為林春德和曾華德，前者於 1998 到 2008 連續四屆參選，1998 首度以國民黨籍參選，2001 後改披親民黨戰袍。曾華德則於 1998 到 2004 連續參選三屆，都是以國民黨籍參選。林春德，泰雅族人，曾任兩屆南投縣仁愛鄉長與兩屆省議員，四屆選舉中催票率和選票貢獻率均在前 10% 的鄉鎮市區僅有南投縣仁愛鄉，而這正是林春德的故鄉。因此，林春德的基本地盤可說只有仁愛鄉。即便放寬標準到前 25%，林春德的地盤穩定度仍少於三成。曾華德從政背景與林春德類似，排灣族人，參選立委前曾兩任屏東縣來義鄉長與兩任省議員。三屆選舉當中催票率和選票貢獻率在前 10% 鄉鎮市區的穩定度達 62.5%，包括屏東縣三地門鄉、霧台鄉、泰武鄉、來義鄉、春日鄉。若擴大到前 25%，曾華德的主力票源區幾囊括台灣所有排灣鄉鎮（排灣族人口比例超過 50%），穩定度約有八成上下。

<sup>15</sup> 蔡中涵 1986 參選平原立委，完全仰賴國民黨組織動員，從確定參選到選舉日，僅有一個月。在決定參選前，蔡中涵完全沒有從政經驗，與政治圈完全無關（海樹兒 2007, 141-142）。

<sup>16</sup> 雖然成功鎮蔡中涵的催票率沒有每次都在前 10%，但選票貢獻率最大，每次都是最重要的地區，歷屆貢獻率都超過 14% 以上。

第三組比較個案是瓦歷斯貝林和高金素梅。瓦歷斯貝林從 1992 到 2004 共參選五次，除 1995 代表國民黨參選外，其餘均以無黨籍身份參選。高金素梅則是自 2001 迄今三屆選舉，均以無黨籍身份參選。兩人俱為泰雅族，瓦歷斯貝林是南投縣仁愛鄉人，曾任南投縣議員；<sup>17</sup> 高金素梅則是母親為苗栗縣泰安鄉人。瓦歷斯貝林五屆選舉催票率與選票貢獻率均在前 10% 的地區僅有南投縣仁愛鄉，有四屆進入地盤紀錄的則有南投縣信義鄉、埔里鎮和苗栗縣泰安鄉。按年度來看，歷屆選舉當中，瓦歷斯貝林總能鞏固前次選舉催票率和選票貢獻率前 10% 的鄉鎮比例達 37.5% 到 50% 之間。同時觀察前 10% 和前 25% 地盤穩定情形，1998 年瓦歷斯貝林脫離國民黨而以無黨籍參選時，前 10% 地盤穩定度衰退 12.5%，但前 25% 則維持不變。而後連續以無黨籍身份參選，雖然 2008 年前 10% 地盤穩定度再度回落到 37.5%，但放寬到以前 25% 為標準時，地盤穩定度則高達 61.1%。高金素梅三屆選舉催票率與選票貢獻率均在前 10% 的則僅有苗栗縣泰安鄉。2001 到 2004 年兩次選舉比較，高金素梅的地盤穩定度極低（前 10% 的穩定率是 12.5%，前 25% 則僅有 10%）。2004 到 2008 年略有進步，但與其他有政黨奧援或有地方選舉經驗的後選人相比，高金素梅的地盤穩定度，無論是前 10% 或前 25%，都低於平均水準甚多。

最後，我們比較歷屆的民進黨參選人。由於民進黨原住民立委參選人每屆一換，因此無法觀察連續參選下的得票穩定鄉鎮分佈。但有趣的是，歷屆民進黨籍原住民立委參選人家鄉的催票率和選票貢獻率都會在當屆民進黨催票率和選票貢獻率前 10% 內。唯一沒有的是 2001 代表民進黨參選的陳義信，其催票率前 10% 的地區並未包括出生地的花蓮縣光復鄉，或是戶籍所在地的台北市文山區，而是散見於各非原住民地區鄉鎮市區，並以都會地區為主。

綜上所述，本文歸納出與鮑彤（1999）以 1989 到 1998 所有公職選舉（但排除原住民選區和補選）為研究焦點相類似的結論：公職（原住民立委）參選人的地盤並不穩定，但透過長期選舉資料分析，可以發現參選人均有一個「穩定地盤」。就大多數參選人而言，「穩定地盤」基本上是以參選人故鄉為核心，兼或輔以鄰近故鄉的鄉鎮市區而形成的。這個「穩定地盤」能否跨越參選人故鄉所在地，根據本文研究所得，與參選人先前之從政經歷密切和所屬族群規模相關。如果參選人先前曾任地方基層公職，經過長期經營，較能將「穩定地盤」擴張到鄰近故鄉的其他鄉鎮市區。但本文也同時發現，中等規模族群（該族選民數足以支持一名立委當選人者，如山地原住民的排灣族和布農族）的參選人往往較能夠囊括其所屬族群主要分布鄉鎮。此外，變換黨籍是影響地盤是否穩定的重要因子，一但有變換黨籍情事發生，縱使特定參選人曾任地方基層公職，且有長期經營，能留在「穩定

<sup>17</sup> 當時瓦歷斯貝林的選區是第七選區，包括埔里鎮、國姓鄉、仁愛鄉、魚池鄉、草屯鄉、中寮鄉內的山地原住民。

地盤」內的，就只剩下自己的故鄉。其他原屬「穩定地盤」內的鄉鎮市區會退出「穩定地盤」，但仍會對參選人得票有相當貢獻。有鑒於本文研究範圍內有變換黨籍情事者均與國民黨有關，因此可以合理推論是國民黨動員組織的輔選力量造成的。以國民黨籍參選時，除個人長期經營的個人選票外，還能獲得透過國民黨組織動員而來的選票。一但脫離國民黨，即喪失此類票源，而僅留存認同參選人個人的選票，主要聚集在參選人故鄉。

## 伍、候選人選票移轉及其對原住民政治版圖變遷的影響

前開實證分析結果支持黨籍變換會造成參選人得票分布情形改變的論證，並推論變換黨籍前後的選票數量差異，即為參選人個人經營所得的選票，是不受政黨轉換影響的。不過，我們無法就此證明轉換黨籍前後的得票差異，就是支持特定參選人的個人選票，因為我們尚未證明兩次選舉當中支持特定參選人的選民是同一群人。因此，本文緊接著要處理的問題是：個體層次的選民投票行為穩定程度，藉由有變換黨籍的參選人之得票移轉情形分析，確認真正支持特定參選人的個人選票（忠誠選民）數量，而後再總成到政黨層次，探討影響原住民政治版圖持續與變遷的因素。

考察 1992 到 2008 六屆立委選舉，有變換黨籍連續參選經驗的參選人有山原參選人瓦歷斯貝林（1992 無黨籍、1995 國民黨、1998 再度回復無黨籍）和林春德（1998 國民黨、2001 親民黨），以及平原參選人蔡中涵（1992 和 1995 國民黨、1998 無黨籍，2004 代表親民黨參選）和林正二（1998 國民黨、2001 親民黨）。這四個個案都與國民黨發生關係，而除瓦歷斯貝林外，也都與親民黨有關。換言之，透過總成這四個個案分析結果到政黨層次，我們應可以揭開原住民政治版圖變遷的面紗。透過量化參選人得票穩定性，並釐清其選票流向與幅度，能幫助我們了解在原住民選舉政治上，國民黨勢力衰退與親民黨興起的原因為何？因此，本文將運用 Hierarchical ecological inference model 的跨層次區位推論方法，來推估連續兩屆選舉均投給同一對象的選民數量，並進一步分析其影響。

如前文所述，跨層次區位推論方法能估計選票的流向與幅度，繼而釐清總變量與淨變量的差異。但在討論選票轉移時，有個無法解決的問題，也就是由於投票率高低差異和新增合格選民（首度取得投票權或新進遷入者）的關係，前後兩次選舉的有效票數幾乎不可能相同，因此在模型計算參選人得票比例時，會發生分母不同的問題。為解決這個問題，本文在估算選票轉移時，所設定的選票基礎是次屆選舉的選舉人數（催票率的概念，以排除投票率影響），將次屆多出的選票視為新增合格選民，以避免高估兩次選舉都投給特定參選人的比例。此外，由於原住民選民的分布極度不平均，本文為避免跨層次區位推論結果，可能受到「選舉人分布偏差」的扭曲而不自知。因此將同時呈現三種不同定義母體

的估計結果，分別是以全體鄉鎮、選舉人數佔前 25% 的鄉鎮，以及選舉人數佔前 10% 的鄉鎮，藉以釐清原住民選民的異質分布對跨層次推論分析的影響（各推論母體涵蓋原住民選舉人數範圍比例請見下表 5）。

表 5 推論母體涵蓋原住民選舉人數範圍比例

涵蓋選民範圍		1992	1995	1998	2001	2004	2008
平地原住民	前 25%	95.8%	93.3%	93.2%	92.2%	92.0%	90.8%
	前 10%	86.1%	83.0%	81.6%	77.8%	75.4%	73.1%
山地原住民	前 25%	94.7%	93.5%	92.4%	90.9%	89.8%	88.9%
	前 10%	88.3%	85.6%	82.4%	79.0%	75.2%	73.1%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2010），經筆者自行計算得之。

下表 6-1 和表 6-2 是瓦歷斯貝林 1992-1995 和 1995-1998 的三種選票移轉推估。1995 年原為無黨籍的瓦歷斯貝林接受國民黨提名，根據表 6-1 的數據顯示，1992 年投給瓦歷斯貝林的選民當中，有 75.4% 在 1995 年仍然投給他，而有 24.6% 不再支持他。易言之，1995 年瓦歷斯貝林的政黨易幟，若以全體原住民選民為母體，大約影響 1/4 原先支持他的選民轉向，但仍有 3/4 的選民不受影響。但當我們排除後 75% 的鄉鎮，只討論選舉人數居前 25% 的地區時，1992 和 1995 連續兩年都投給瓦歷斯貝林的選民比例推估不到六成 (58.2%)。再更進一步限縮母體範圍到山地原住民主要集中地區（選舉人數前 10%），連續兩年都投給瓦歷斯貝林的選民比例推估又再次降低，為 53.3%。而表 6-2 則顯示 1998 年瓦歷斯貝林離開國民黨再度以無黨籍身分參選時，以全體鄉鎮為母體，有超過半數 (51.9%) 的支持者（1995 年投給瓦歷斯貝林的）不再繼續支持他，但仍有 48.1% 支持者無視黨籍變更，仍在 1998 年投給他。以選舉人數前 25% 的鄉鎮為母體，連續支持瓦歷斯貝林的選票推估比例為 47.5%。若以選舉人數前 10% 的鄉鎮為母體，連續支持的選票推估比例則上升到 56.6%。

由於三次推估的母體均不相同，所得出之參數是各自獨立的，所以我們無法直接比較不同範圍母體的推估參數。同時，在解讀兩組數據（1992-1995 和 1995-1998）時，也不能直接比較同一母體範圍的參數估計值，因為區位推論模型只能處理連續兩屆的資料。不過跨層次推論因其使用資料為事實發生後所紀錄的集體數據，較長於描述性質的推論 (descriptive inference)。所以我們仍可從選票移轉幅度和流向看出端倪，以期據以思考、檢驗造成推估結果的成因。若以全體鄉鎮為母體範圍，將 1992-1995 和 1995-1998 分別連續投給瓦歷斯貝林的選票比例轉換為選票數，則 1992-1995 連續投給瓦歷斯貝林的選票推估數是 8,015 票；1995-1998 的推估值則是 6,305 票。推論到極致，自 1992 起到 1998 都投

給瓦歷斯貝林的選票數上限是 6,305，將這個數據總成回政黨層次，瓦歷斯貝林加入或離開國民黨（或其他政黨），對原住民政治版圖的影響也就清楚呈現出來。但若以原住民選民最集中的前 10% 的鄉鎮為母體範圍，前述最大影響票數的推估值是 5,273 票，不過還有約 17-20% 的山地原住民選票未納入估計母體。

表 6-1 Multinomial-Dirichlet 階層模型估計 1992-1995 瓦歷斯貝林得票轉移

		1995 投給瓦歷斯貝林		1995 非投瓦歷斯貝林	
		百分比	推估選票數	百分比	推估選票數
全體鄉鎮	1992 投給瓦歷斯貝林	75.4	8,015	24.6	2,623
	1992 非投瓦歷斯貝林	4.6	5,095	95.4	104,951
前 25% 鄉鎮	1992 投給瓦歷斯貝林	58.2	6,009	41.8	10,333
	1992 非投瓦歷斯貝林	6.4	6,650	93.6	103,550
前 10% 鄉鎮	1992 投給瓦歷斯貝林	53.3	5,273	46.7	4,611
	1992 非投瓦歷斯貝林	7.2	6,763	92.8	86,816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2010），經作者自行計算得之。

表 6-2 Multinomial-Dirichlet 階層模型估計 1995-1998 瓦歷斯貝林得票轉移

		1998 投給瓦歷斯貝林		1998 非投瓦歷斯貝林	
		百分比	推估選票數	百分比	推估選票數
全體鄉鎮	1995 投給瓦歷斯貝林	48.1	6,305	51.9	6,814
	1995 非投瓦歷斯貝林	5.0	5,864	95.0	111,118
前 25% 鄉鎮	1995 投給瓦歷斯貝林	47.5	5,995	52.5	6,631
	1995 非投瓦歷斯貝林	5.1	5,500	94.9	102,001
前 10% 鄉鎮	1995 投給瓦歷斯貝林	56.6	6,809	43.4	5,224
	1995 非投瓦歷斯貝林	4.0	3,778	96.0	91,430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2010），經作者自行計算得之。

為避免跨層次區位推論結果，可能受到「選舉人分布偏差」的扭曲，因此本文同時處理三種不同範圍母體下的階層模型估計。就前述瓦歷斯貝林的個案，本文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或趨勢）。1992-1995 的估計，隨著母體範圍的縮小（意指各鄉鎮的選舉人數離散程度愈小），連續支持瓦歷斯貝林的「忠誠選民」推估比例有逐漸下降的趨勢。但 1995-1998 的階層模型估計卻呈現完全相反的趨勢，母體範圍愈縮小，瓦歷斯貝林的「忠誠選民」推估比例愈高。這兩組模型之間的主要差別在於，1992-1995 是瓦歷斯貝林從無黨籍轉換為國民黨身分參選；1995-1998 則是脫離國民黨回復無黨籍身分參選。為進一步認識這種趨勢是否具備普遍性，本文繼續處理其他有黨籍轉換經驗參選人的「忠誠選民」



比例估計。

其他研究個案當中，林春德、林正二、蔡中涵等三位有黨籍轉換的經驗，且都類似 1995-1998 瓦歷斯貝林的情形，是從國民黨脫離而轉以其他政黨（親民黨）或無黨籍身分參選。表 7 是林春德 1998-2001 兩次選舉的得票轉移推估。林春德 2001 從國民黨離開，改披親民黨戰袍，若以全體鄉鎮為推估母體，只留下 34.8% 支持。但若以選舉人數前 10% 的鄉鎮為母體，連續投給林春德的忠誠選民推估比例提高到 41.1%。無獨有偶的是，相類似趨勢也見於其他研究個案。表 8 和表 9 分別是林正二（1998 國民黨轉 2001 親民黨）和蔡中涵（1995 國民黨轉 1998 無黨籍）的得票轉移推估，在以全體鄉鎮為母體範圍時，連續投給林正二和蔡中涵的選民比例分別為 48.5% 和 47.6%；以前 25% 鄉鎮為母體範圍時，該比例分別為 57.6% 和 44.5%；等到以前 10% 鄉鎮為母體範圍時，林正二和蔡中涵的忠誠選民推估比例分別躍升為 63.2% 和 75.6%。

表 7 Multinomial-Dirichlet 階層模型估計 1998-2001 林春德得票轉移

		2001 投給林春德		2001 非投林春德	
		百分比	推估選票數	百分比	推估選票數
全體鄉鎮	1998 投給林春德	34.8	4,090	65.2	7,673
	1998 非投林春德	3.5	4,554	96.5	125,370
前 25% 鄉鎮	1998 投給林春德	40.3	4,495	59.7	6,665
	1998 非投林春德	2.9	3,478	97.1	114,722
前 10% 鄉鎮	1998 投給林春德	41.1	4,267	58.9	6,116
	1998 非投林春德	2.6	2,652	97.4	98,215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2010），經作者自行計算得之。

表 8 Multinomial-Dirichlet 階層模型估計 1998-2001 林正二得票轉移

		2001 投給林正二		2001 非投林正二	
		百分比	推估選票數	百分比	推估選票數
全體鄉鎮	1998 投給林正二	48.5	5,416	51.5	5,760
	1998 非投林正二	6.7	7,967	93.3	111,386
前 25% 鄉鎮	1998 投給林正二	57.6	6,026	42.4	4,429
	1998 非投林正二	5.8	6,387	94.2	104,388
前 10% 鄉鎮	1998 投給林正二	63.2	5,857	36.8	3,418
	1998 非投林正二	4.8	4,433	95.2	87,930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2010），經作者自行計算得之。

表 9 Multinomial-Dirichlet 階層模型估計 1995-1998 蔡中涵得票轉移

		1998 投給蔡中涵		1998 非投蔡中涵	
		百分比	推估選票數	百分比	推估選票數
全體鄉鎮	1995 投給蔡中涵	47.6	4,470	52.4	4,919
	1995 非投蔡中涵	4.1	4,482	95.9	105,493
前 25% 鄉鎮	1995 投給蔡中涵	44.5	4,007	55.5	5,004
	1995 非投蔡中涵	4.4	4,542	95.6	98,401
前 10% 鄉鎮	1995 投給蔡中涵	75.6	5,805	24.4	1,870
	1995 非投蔡中涵	1.1	976	98.9	86,552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2010），經作者自行計算得之。

從這些數據，我們可以發現，前述瓦歷斯貝林個案當中觀察到的「從國民黨離開而改以其他政黨身分參選時，隨母體範圍愈縮小，參選人的忠誠選民比例愈高」的情形出現在所有研究個案上，無一例外。雖然前述三個不同範圍母體的階層模型估計彼此獨立，無法直接比較。但對於這個趨勢的相對合理推論是，研究個案的主力得票區域（催票率與選票貢獻率均居前 25% 的鄉鎮）全數落在選舉人數前 10% 的鄉鎮內，當研究個案脫離國民黨後，自無法再獲得國民黨基層組織動員的協助，因而致使「忠誠選民」在設定母體範圍內影響力增大的結果。

就以上分析結果，我們可以發現，分析個案在脫離國民黨改以其他政黨（或獨立參選人）參選時，即便都已經有相當長久的地方經營（至少久任立委或其他基層公職），但平均來說，僅能帶走在國民黨時期所獲得選票，不到六成的支持（以全體鄉鎮為母體估計時，約 44%；以選舉人數前 25% 的鄉鎮為母體估計時，約 47%；以選舉人數前 10% 的鄉鎮為母體估計時，約為 60%）。然而從以上個案分析來看，這些參選人確實存在著相當程度的個人組織力量。以量化數據來說，大約是前次選舉得票的四成五到六成。不過，合併前節研究發現，這些個人組織力量相對侷限在參選人長期耕耘的故鄉，外溢效果較差。同時，從瓦歷斯貝林的個案分析來看，加入國民黨比脫離國民黨，所得者多，而所失者少。這顯示原住民立委得票有特定地緣性，植基於長期耕耘的故鄉，至於故鄉以外地區的得票則主要仰賴政黨動員，而國民黨的動員能量仍然可觀。

從前述總體資料的分析可知，若特定參選人與國民黨的結盟關係破裂，雖然對國民黨總體得票有所影響，但 SNTV 選舉制度較有利於組織能力強的政黨，國民黨因而在整體席次上較無損失，地方型政治人物的個人票源，現階段尚未威脅到國民黨的勝選率（相關數據請見前表 1）。不過，受限於研究能量與資料結構，本文未能同時討論國民黨的選舉動員模式和提名策略，以及其如何影響原住民選民的投票行為，繼之據以釐清何以國民黨

能夠維持勝選率，以及其他政黨何以無法利用參選人特定票源區持續深耕地方，打破部落權力結構的原因。為使原住民政治行為研究更加系統化，作者已開始進行政黨之原住民選舉動員模式的相關研究，嘗試透過分析田野調查所獲第一手資料，來解答前述問題，俾使原住民政治行為研究更加完整。

## 陸、結論

政治學界長期以來從政黨的宏觀視角來研究政治版圖的持續與變遷，然而在 SNTV 制度下，所謂政黨選舉表現是代表各黨參選人得票結果的總成，所得分析結果是，以政黨角度觀察的宏觀總體層次之增減相抵後的淨值，亦即是系統層次的「常與變」結果。政黨得票是個別參選人的得票加總累計，政黨得票的變動亦是個別成員的變動加總合成的。如果僅考慮政黨得票的變化情形，而不去分析個體（參選人）層次內各類型變化過程的總變量，我們無由知道政治版圖變遷的真正過程，更遑論想找出影響變遷的原因。換言之，忽略參選人與政黨之間關係的分析，將無從解答以下重要問題：參選人個人與政黨的選舉表現有何關聯？

近年來台灣學術界開始正視這個問題，嘗試透過參選人視角來解析政治版圖的變遷，而累積相當的學術成果。比較遺憾的是，學界研究對象均放在區域選舉部分，原住民選舉研究則始終處於邊陲。然而區域和原住民選舉制度大不相同，以區域選舉為研究範圍的成果是否能適用於原住民選舉，有待商榷。本文因而嘗試聚焦原住民立委選舉，期能對相關領域研究做出部分貢獻。

本文透過長期選舉資料分析，觀察到參選人均有一個以參選人故鄉為核心，兼或輔以鄰近故鄉的鄉鎮市區而形成的「穩定地盤」，其規模範圍大小與參選人先前之從政經歷密切相關。如果參選人先前曾任地方基層公職，經過長期經營，較能將「穩定地盤」擴張到鄰近故鄉的其他鄉鎮市區。同時，族群屬性相同的鄉鎮，對參選人而言，更容易經營。但變換黨籍是影響「穩定地盤」是否穩定的重要因子，一但有變換黨籍情事發生，縱使特定參選人曾任地方基層公職，且有長期經營，能留在「穩定地盤」內的，就只剩下自己的故鄉。其他原屬「穩定地盤」內的鄉鎮市區會退出「穩定地盤」，但仍會對參選人得票有相當貢獻。這意味著，在長期經營下，特定參選人建立起相當數量不受政黨認同因素影響的個人忠誠支持者。

為進一步量化前述個人忠誠支持者的數量，本文運用跨層次區位推論方式，以 Multinomial-Dirichlet 階層模型來估計特定個案的得票移轉幅度和方向，發現脫離國民黨而改以其他黨籍（甚至是無黨籍）參選時，研究個案平均約可維持四成五到六成的選舉支

持。換言之，前述所提不受政黨認同因素影響的個人忠誠支持者，其「相當數量」的估計區間是可以被確認的，平均數值為在國民黨時期得票支持的四成四到六成。

將這些研究發現，總成爲政黨層次，來觀察原住民政治版圖的持續與變遷，可以釐清何以 2001 年親民黨成立後，能迅速在原住民政治版圖當中分割可觀板塊，造成版圖劇烈變遷。親民黨參選人是在有地方組織票源的前提下，尋求宋楚瑜個人魅力光環的奧援，繼續其中央民代連任之路。換言之，這些原屬國民黨籍的原住民立委參選人本來就掌握相當的個人選票支持。代表國民黨參選時，仰賴既有個人支持，輔以國民黨組織動員的選票，構成其選舉得票；代表親民黨參選時，既有個人支持會跟著轉移，名義上變成親民黨的選票，但實質仍爲參選人自身掌握的個人選票，輔以親民黨（實則爲宋楚瑜個人魅力）得到的選票，結合成新的選票結構。因此，這些原住民參選人與特定政黨的結盟關係，相當程度影響原住民政治版圖的持續與變遷。

\* \* \*

投稿日期：99.12.24；修改日期：100.02.22；接受日期：100.06.28

## 參考文獻

### I. 中文部分

中央選舉委員會，2010，〈選舉資料庫〉，中選會選舉資料庫網站：<http://117.56.211.222/>，  
檢索日期：2010年12月1日。

(Central Election Commission. 2010. "Election Database." Central Election Commission Database. <http://117.56.211.222/> [accessed December 1, 2010].)

王鈺婷，2008，〈藍綠版圖之空間分布與變遷：第三到第七屆立委選舉結果之探討〉，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Wang, Yu-ting. 2008. "A Spatial Analysis of the Legislative Elections in Taiwan, 1994-2008."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包正豪，1997，〈第三屆立法委員選舉新黨競選策略之研究：以台北市、台北縣與桃園縣為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碩士學位論文。

(Pao, Cheng-hao. 1997. "New Party's Campaign Strategy: A Case Study of the 1995 Legislative Yuan Elections."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2009，〈原住民籍民選菁英的政治甄補與流動〉，2009中國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11月6-7日，台北：台北大學。

(-----, 2009. "Political Recruitment and Mobility of the Popularly Elected Elites."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f Chinese Association of Political Science, Taipei.)

吳偉立、洪永泰，2005，〈第五屆立委選舉台聯候選人的得票分布：三種得票離散程度衡量工具的分析〉，《選舉研究》，12(2): 189-212。

(Wu, Wei-li, and Yung-tai Hung. 2005. "The Vote Distribution of the Taiwan Solidarity Union: An Analysis of the 2001 Legislative Election Record."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12(2): 189-212.)

李世宏，2008，〈台北市民進黨忠誠支持者變化之初探：1994年、1998年市長選舉與2000年、2004年總統選舉之差異比較〉，《政治科學論叢》，35: 95-126。

(Lee, Shih-hung. 2008. "The Change of DPP Consistency in Taipei: A Study in Taipei Mayoral Elections and Presidential Election." *Taiw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5: 95-126.)

周應龍、陳陸輝，2008，〈立法委員個人選票的估算：以趙永清為例〉，2008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11月22-23日，南投：暨南國際大學。

(Chou, Ying-lung, and Lu-huei Chen. 2008. "The Calculation of Personal Vote: A Case Study

- of Legislator Yung-Chin Chao.”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f Taiwanese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Nantou.)
- 林繼文，1999，〈地盤劃分與選舉競爭：對應分析法在多席次選舉研究上之應用〉，《選舉研究》，5(2): 103-128。
- (Lin, Jih-wen. 1999. “Territorial Division and Electoral Competition: The Application of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on the Study of Multi-Seat Elections.”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5(2): 103-128.)
- 施雅軒，2005，〈高雄市民政黨認同穩定度的空間分析：以 1998 到 2004 立法委員選舉為例〉，海洋首都前瞻發展學術研討會：都市發展、交通運輸與兩岸關係，12 月 17 日，高雄：高雄師範大學。
- (Shih, Ya-hsuan. 2005. “A Spatial Analysis of the Stability of Kaohsiung Citizens’ Party Identification (1998-2004).”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f Proactive Development of the Ocean Capital: Metropolitan Development, Transportation,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 Kaohsiung.)
- 洪永泰，1994，〈選舉預測：一個以整體資料為輔助工具的模型〉，《選舉研究》，1(1): 93-110。
- (Hung, Yung-tai. 1994. “Election Prediction: An Aggregate Level Data Assisted Model.”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1(1): 93-110.)
- ，1995，〈分裂投票：八十三年台北市選舉的實證分析〉，《選舉研究》，2(1): 119-145。
- (-----, 1995. “Split Vote: An Analysis of the 1994 Taipei Election.”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2(1): 119-145.)
- 徐永明，2000，〈「南方政治」的形成？台灣政黨支持的地域差別，1994-2000〉，《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科學季刊》，2(4): 167-196。
- (Hsu, Yung-ming. 2000. “The Formation of South Politics?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Party Support (1994-2000).” *Sun Yat-Se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2(4): 167-196.)
- ，2001，〈政治版圖：兩個選舉行為研究途徑的對話〉，《問題與研究》，40(2): 95-115。
- (-----, 2001. “The Two Faces of Political Clustering in Electoral Studies: Endogenous vs. Correlated Effect.” *Wenti Yu Yanjiu* 40(2): 95-115.)
- 海樹兒·发刺拉菲，2007，〈原住民參選立法委員之研究〉，政治大學民族學研究所博士學位論文。

- (Haisul, Palalavi. 2007. "A Study on Indigenous Legislators' Campaign Behavior." Ph. D. dis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高世垣，2000，〈選區服務與個人選票之建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碩士學位論文。
- (Kao, Shih-yuan. 2000. "Constituency Service and Personal Vote."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張世仁，2001，〈政治版圖之強度與穩定度分析：以台北縣 1995 年、1998 年、2001 年立法委員選舉為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碩士學位論文。
- (Chang, Shih-ren. 2001. "The Intensity and Stability of Political Clustering: A Case Study of Taipei County 1995-2001."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張佑宗、趙珮如，2006，〈社會脈絡、個人網絡與台灣 2004 年立法委員選舉選民的投票抉擇〉，《台灣民主季刊》，3(2): 1-38。
- (Chang, Yu-tzung, and Pei-ru Chau. 2006. "Social Context, Individual Network on Vote Choice: A Study of the 2004 Legislative Elections in Taiwan." *Taiwan Democracy Quarterly* 3(2): 1-38.)
- 張志仲，2007，〈台北縣汐止市政治版圖變遷之分析：2001-2004 的立法委員選舉為例〉，佛光大學政治學系碩士學位論文。
- (Chang, Jyh-jong. 2007. "The Change of Political Clustering: A Case Study of Sijhih City 2001-2004." Master's thesis. Fo Guang University.)
- 張益超，1999，〈選民投票穩定程度之研究：嘉義市第四屆與第五屆市長選舉之分析〉，中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 (Chang, Yi-chao. 1999. "Electoral Stability and Change: A Study on Chia-Yi City Mayoral Elections in 1993 and 1997."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 盛杏媛，1999，〈政黨配票與候選人票源的集散度：一九八三年至一九九五年台灣地區立法委員選舉的分析〉，《選舉研究》，5(2): 73-102。
- (Sheng, Shing-yuan. 1999. "Parties, Vote Equalizing Strategies and Their Impacts under a SNTV System: A Study on Taiwan's Legislative Election from 1983 to 1995."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5(2): 73-102.)
- 陳若蘭，2001，〈台北市選民投票變遷之研究：民國八十三年與八十七年台北市長選舉之分析〉，中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 (Chen, Rou-lan. 2001. "The Voting Transition of Taipei Mayoral Election in 1994 and 1998."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 黃秀端，1994，〈選區服務：立法委員心目中連任之基礎〉，台北：唐山。

- (Hawang, Shiow-duan. 1994. *Constituency Service: The Foundation of Reelection in Legislators' Mind*. Taipei: Tonsan.)
- 黃紀，2005，〈投票穩定與變遷之分析方法：定群類別資料之馬可夫鍊模型〉，《選舉研究》，12(1): 1-35。
- (Huang, Chi. 2005. "Analyzing Electoral Stability and Change: Markov Chain Models of Longitudinal Categorical Data."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12(1): 1-35.)
- 劉義周，1986，〈國民黨責任區輔選制的效果：七十四年台北市議員選舉候選人得票率分析〉，載於《投票行為與選舉文化研討會論文集》，中國政治學會主編，台北：中國政治學會。
- (Liu, I-chou. 1986.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Kuomintang's Responsibility Zone System: A Study of the 1985 Taipei City Councilor's Elections." In *Seminar Collection of Voting Behavior and Electoral Culture*, ed.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of Political Science. Taipei: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of Political Science.)
- ，1991，〈國民黨責任區輔選制效果之研究〉，載於《政黨政治與民主憲政研討會論文集》，李復甸主編，台北：民主基金會。
- (-----, 1991.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Kuomintang's Responsibility Zone System." In *Seminar Collection of Party Politics and Democratic Constitutionalism*, ed. Ful-dien Lee. Taipei: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 ，1992，〈國民黨責任區輔選制度之參與觀察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學報》，64: 209-233。
- (-----, 1992. "Election Campaign in the Kuomintang's Responsibility Zone System: A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Journal of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64: 209-233.)
- 蕭惠娟，2009，〈台灣 2008 年立法委員與總統選舉的空間分析〉，彰化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學位論文。
- (Xiao, Hui-juan. 2009. "A Spatial Analysis of Taiwan's 2008 Legislative and Presidential Elections."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Changhu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 賴進貴、葉高華、張智昌，2007，〈投票行為之空間觀點與空間分析：以台灣 2004 年總統選舉為例〉，《選舉研究》，14(1): 33-60。
- (Lay, Jinn-guey, Ko-hua Yap, and Chy-chang Chang. 2007. "Spatial Perspectives and Analysis on Voting Behavior: A Case of the 2004 Taiwanese Presidential Election."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14(1): 33-60.)
- 鮑彤，1999，〈選舉地盤：候選人票源凝聚程度之分析〉，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碩士學位論文。



(Batto, Nathan F. 1999. "Electoral Bases: The Concentration of Candidates, Vote Collisions."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II. 外文部分

Batto, Nathan F. 2009.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the Personal Vote after Electoral Reform in Taiwan." *Issues & Studies* 45(2): 99-123.

King, Gary. 1997. *A Solution to the Ecological Inference Proble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ay, Jinn-guey, Yu-wen Chen, and Ko-hua Yap. 2006. "Spatial Variation of the DPP's Expansion between Taiwan's Presidential Elections." *Issues & Studies* 42(4): 1-22.

Lay, Jinn-guey, Ko-hua Yap, and Yu-wen Chen. 2008. "The Transition of Taiwan's Political Geography." *Asian Survey* 48(5): 773-793.

Reed, Steven R. 1994. "Democracy and the Personal Vote: A Cautionary Tale from Japan." *Electoral Studies* 13: 17-28.

Reynolds, Andrew. 2005. "Reserved Seats in National Legislatures: A Research Note." *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 30(2): 301-310.

# **The Change and Continuity of Aboriginal Electoral Politics: An Analysis of the Aggregate Data of Indigenous Legislative Elections Results (1992-2008)**

Cheng-hao Pao<sup>\*</sup>

## **Abstract**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aggregate data of indigenous legislative election results (1992-2008) to figure out the indigenous vote distribution and to discuss the reasons to cause the electoral stability and change by using the cross-level inference method. The research findings show that the KMT does not enjoy a stable support from Taiwan's indigenous electorate. A certain part of the KMT's electoral support is based on local politicians' personal votes. Once the alliance between the KMT and local politicians is broken, the KMT's electoral support will be immediately shrunk. In other words, political students who study Taiwan's aboriginal electoral politics should regard not only political parties but also local politicians as research units. In fact, in order to have profound understandings about aboriginal electoral politics, this research suggests a new perspective, by using local politician's personal votes as a breakthrough point, to do the researches.

Keywords: indigenous people, personal vote, legislative elections, cross-level inference

---

<sup>\*</sup>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Tamkang University.